

飛虎隊演義

宋一平



目 录

引 子	1
第 一 章 香火日的枪声	6
第 二 章 扒来的带枪人	33
第 三 章 进城取药	54
第 四 章 初开杀戒	81
第 五 章 深夜火种	101
第 六 章 河边夺枪	118
第 七 章 勇闯桥头	138
第 八 章 智取炮楼	156
第 九 章 迎头痛击	175
第 十 章 真假小飞虎队	189
第 十 一 章 误会	211
第 十 二 章 鲜血染红的小银佛	234
第 十 三 章 大闹生日宴	253
第 十 四 章 夜烧军火库	268
第 十 五 章 痛歼敌寇	282
尾 声	297

引

引 子

清亮亮的古州河水，从长白山的支脉——千山深谷的观音峰下喷泻出来，蜿蜒几百里，斜穿辽东半岛，注入波涛滚滚的渤海，滋润着两岸肥沃的原野，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勤劳勇敢的辽南儿女。

古州河啊，你从历史中走来，向着未来奔去；你闯过多少朝多少代，有多少个可歌可泣的故事要向人们诉说？

时值伪满洲国末代的一年的农历三月。

正是阳气上升草木萌发蛰虫出洞的季节。古州河两岸芦苇塘里的芦苇已经破土吐芽，遍地一片鹅黄和新绿。河岸附近零零星星的村落却死气沉沉，田野上一片荒芜，很少能看见扶犁耕耘的种田人。

在古州河中游的拐弯处，横跨着一座铁路桥，桥上有跑火车的轨道，轨道旁边有人行道。铁路桥南面的桥头旁边，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炮楼。炮楼上挂着两面旗，一面是“红蓝白黑满地黄”的伪满洲国的国旗，一面是象贴着一块膏药的日本“太阳”旗。它们在乌云满布的天空下无精打采地飘扬着。

铁路桥西边的河面上，漂着一只小渔船，一位下巴上留着花白山羊胡须的老渔公正在撒网捕鱼。老渔公身后站着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小姑娘，正在用篙点水，朝前撑着小船。老

渔公慢慢往船上拉网，眼睁睁地盯着网，可网里一条鱼影也没有。他把网狠狠摔进舱斗里，一屁股坐在船板上，“嘻”地叹了口气说：

“鱼虾打不着，可鬼子汉奸硬逼着交鱼虾税！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！”

他仇恨地望着象个庞大的野兽似的蹲在南桥头旁的那个炮楼，用低沉而悲愤的声调唱道：

关东州，满洲国，
一条大道分南北。
一个抓壮丁，
一个要“出荷”。
豆饼糠面填不饱肚哟，
你叫俺百姓怎么活，怎么活……

就在这古州河中游拐弯处的北面，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峰，叫龙潭山。这山高不过千米，它是千山余脉的一个分支，山势陡峭，怪石嶙峋，苍松翠柏遮天盖地。山尖的四周围着一圈用巨石砌成的城墙，雄伟壮观，更给这座山增添了无限风光。传说古时候，这一带官府横征暴敛，黎民百姓苦不堪言。当地勇士姜新本、姜新霸兄弟俩，不满暴政，在这座山上举旗招兵，奋起反抗。这山上的城墙，就是那时候修的。城墙内是一片盆状地带，上面长着枝叶交错的苍松和翠柏。盆地南侧，有一泓长约四十米、宽约十米的潭水。这潭水，雨天滴水不外溢；旱天水位也不下降；冬暖夏凉，无论多冷的天，水面也不结冰；更神的是，白天，水面上不管落

下多少树叶，住了一宿，第二天清晨一看，所有的树叶全漂到岸边上去了，潭面上一片树叶也没有，清静宛如一面镜子：据传说，此潭曾经盘踞着一条恶龙，所以叫龙潭湾，此山也因此而得名，这条恶龙作恶多端，经常兴风作浪，残害这一带的生灵。姜新本、姜新霸在这座山上占山为王后，降服了恶龙，用锁链把恶龙锁在潭底，从此，这一带才得到安宁。潭北面的古松林里，有一座寺院，分前殿、中殿、后殿，红墙绿瓦，画栋雕梁，古色古香，名叫龙潭寺，每年农历四月初八香火日，从四面八方来拜佛的人络绎不绝。

这天傍晚，在龙潭山东坡山根的一棵老树下，坐着两个十六、七岁的男女少年。男的又瘦又高，虽然衣着褴褛不堪，却有点书生气。他那白净的四方脸上，五官端正，洁白的上牙紧紧咬着下唇，漆黑的双眉之间皱成一个“川”字，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充溢着哀伤的神色。那少女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，正昏迷不醒地躺在男少年的怀里。她的个头修长，上身穿着补丁摺补丁的绛紫色的小夹袄，下身穿着补丁摺补丁的青布裤，乱蓬蓬的黑发扎成一根长长的辫子，耷拉在微微隆起的胸脯上，微黑的瓜子脸瘦得皮包骨，在一对漆黑的弯眉下，深陷的眼窝里，两只眼睛紧闭，毛茸茸的长睫毛，密密匝匝地遮住了下眼皮，由于呼吸困难，直直的鼻梁下，两个好看的鼻翼不停地扇翕着……

男少年看着女少年紧闭的眼睛，心急如焚。他轻轻地摇晃着她的头，焦虑地喊道：

“黑妮！黑妮！你快醒醒啊！你快醒醒啊！”

他喊了老半天，少女才微微睁开了眼睛。她那双杏眼虽

然有些黯然无光，但却有一种惊人的美。她见自己躺在他的怀里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没有血色的瓜子脸上，泛起一丝淡淡的红晕。她使了很大的劲儿，也没坐起来。她干咳了一阵子，他轻轻拍着她的脊背。她用舌尖舐了舐干裂的嘴唇，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柱子哥！我……我怕是不行了。你……你把我留下，一个人走吧。快……快到千山去找抗联支队，去找春妮姐姐，让他们快过来，杀死龟田，杀死催命鬼，为咱们死去的爹妈报仇……”

少女说着说着，就又昏迷过去了。

他摇晃着她的头，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：

“黑妮！我的好妹妹！你可不能死啊！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啊！”

附近传来一阵“沙啦沙啦”的脚步声。

男少年抬起泪眼一看，一位只有一只胳膊的老和尚站在他们的面前。老和尚方头大耳，满面红光，长长的眉毛和飘在胸前的胡须象银丝一样洁白。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两个男女少年，关切地问：

“小施主！你们从何方而来？这位小女施主是你什么人？为何病成这般模样？”

男少年见老和尚慈眉善目，不象是坏人，就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泪，回答说：

“我叫刘柱子，她叫韩黑妮，家在古州煤矿住。我们的父母都让鬼子汉奸给逼死了，剩下我们俩，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就想出来找个生路。一路上，连饥带饿，她就病倒了。

刚才路过南边桥头，炮楼里的伪军朝我们要过桥钱。我们没有钱给他们，他们就把我们毒打一顿。走到这儿，她就……”

老和尚朝南面的炮楼“呸”地吐了一口，愤怒地说：

“这叫什么世道啊！”

他哈下腰，伸出右手，小心翼翼地摸了摸黑妮的前额，又给黑妮诊了一会儿脉，然后站起身来，用右手捋着胸前的胡须，沉吟了片刻说：

“阿弥陀佛！这小女施主是伤风感冒了，烧得不轻。不过，还没伤元气。我是这山上龙潭寺的和尚，到我那儿吃几付药，养息几天，就会好的。不知你意如何？”

柱子当然求之不得了，急忙点头说：

“师傅！那就太感谢你了！”

第一章 香火日的枪声

一

柱子把昏迷不醒的黑妮背在背上。老和尚把他们的破衣包挎在肩上，伸出右手，在一旁搀扶着柱子。他们顺着东坡的一条羊肠小道，一步一步地向龙潭山上爬去。这条羊肠小道，是通往山上龙潭寺的唯一通路。小道直通山顶那座古城墙的一个豁口，穿过那个豁口，就看见龙潭湾和龙潭寺了。

柱子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，饿得直打晃，哪有劲背黑妮呢？他咬紧牙关坚持背着，在老和尚搀扶下，不知歇息了多少起，好不容易地把黑妮背上龙潭山。

龙潭寺的朱漆大门紧闭着，寺内静悄悄的，只能听到四周的古松在山风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

柱子把黑妮平放在寺门前的台阶上躺着。他顾不得观赏山上的山景了，一旋蹲坐在黑妮的身旁，抬手擦了下额头上渗出的豆粒般的汗珠，不住嘴“呼呼”地喘着粗气。

老和尚站在寺门口，耳朵贴在大门上听了听，又把眼睛贴在门缝上朝里边望了望，摇了下头微笑着说：“这些小家伙，就知道贪玩！”“咚咚咚”，他用右手轻轻敲了三下大门，又轻声喊道：



五世阿彌陀佛

“喜鹊！我回来了，快开门吧！”

龙潭寺里传出一阵清脆的声音：

“哟！是洪真长老到山下张屯看病回来了。憨娃，别打盹了，快去给长老开门去，我再和虎子玩一会儿。”

“哎！来，来了。”

门闩“哗楞”一下响过，大门“吱嘎”一声开了。一个能有十五六岁、长得憨头憨脑的胖小子迎了出来。他用手挠着剃得又光又亮的圆脑壳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长，长老！你，你回来了。呀！还，还领回两个人呢！那，那个小姐姐，怎，怎么还睡，睡觉呢？！”

这时，洪真长老说的话不象在山下那样文绉绉的了：

“这位小女施主病了。喜鹊呢？怎么还玩？快出来帮这位小哥哥把病人扶进后院。”

那个叫喜鹊的小女孩，能有十五六岁，头上披着乌黑的短发，圆圆的脸上嵌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，小巧俏皮的翘鼻子两旁，星星点点有几颗朱红色的雀斑。她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坐在一棵老山枣树下走“五珠”。那小男孩面皮又黑又亮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圆圆的豹子眼闪射出粗野的神色，长得膀大腰粗，壮实得象只小黑虎。在他们身旁还站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眼。他俩多说能有十三四岁。小男孩的头顶上留着巴掌大的“燕窝”发，鼻头下还挂着两筒鼻涕呢。小女孩头上长着黄头发，后脑勺上扎了一根又短又细的小黄发辫儿。喜鹊听说外边有病人，就把在地上画的“五珠盘”上的“子儿”一推，站起身来说：

“虎子，豆豆，黄毛，咱们不玩了，快去看看去。”

喜鹊跑出门外。那三个小伙伴也跟着跑了出来。喜鹊的一双机灵的大眼睛眯成一对小月牙儿，嘻嘻地笑着说：

“长老！你累了吧？病人在哪儿？哟，在这儿哪！”

洪真长老照她头上轻轻拍了一巴掌，佯嗔道：

“喜鹊！我叫你开门，你去支使憨娃开门。真是个油嘴滑舌的小滑头。”

喜鹊撅着嘴撒娇地说：

“人家把饭都做好了，正等着你回来吃饭呢，可你却说人家滑头。真是的！”

洪真长老微笑着说：

“好了好了！你不是小滑头，是小勤快人。快去帮你这位小哥哥把病人扶到后院去吧。”

“哎——”喜鹊的一双机灵的大眼睛又眯成一对月牙儿。

喜鹊走到黑妮身边，柱子已经把黑妮背了起来。她只好在一旁搀扶着。那三个小家伙也跑过来帮着搀扶。洪真长老插上大门，跟在他们后边向寺里走去。

龙潭寺后殿的后面，有个后院，有侧门和前面的大殿相通，是僧人的住处。正房五间，是客厅兼仓房，由于多年没有人来往，只放些破烂东西，整天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老锁。东厢房三间，中间的一间是过道，靠北那一间是洪真长老的卧室，靠南那一间是厨房。东厢房南房头外面，接了个小偏厦子，是堆放烧饭用的柴禾的屋子。西厢房四间，是喜鹊他们的住处，靠北面那两间住男孩，中间也有一间是过道，过道南面那两间是女孩住的地方。当柱子把黑妮背进后

院时，只见，这后院竟是孩子们的天地。足有十几个小男孩和小女孩，正在院当央的一棵伞状古松下静悄悄地练武功呢。他们最小的能有十三四岁，最大的也不超过十五六岁。有的在耍大刀，有的在舞长棍，有的在相扑斗拳，有的把带着锚状铁钩的绳子挂在树杈上或墙头上，练攀登技术。他们见有陌生人来了，都停下手脚，直愣愣地看着。

柱子在心中暗暗纳闷：这龙潭寺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？

后来柱子和黑妮才知道：洪真长老青年时代，曾在少林寺学过少林拳；中年时代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；辛亥革命以后，孙中山去世了，革命果实落到军阀的手里。他见这些军阀争权夺利，丧权辱国，一气之下脱下戎装，回到辽南老家削发为僧，在这龙潭寺里独身修行。寺里的这些孩子，都是这一带无家可归的小流浪者，靠着沿铁路线扒火车弄点吃的活命。鬼子和汉奸经常来搜捕他们，他们就到处躲藏。洪真长老很可怜这些苦孩子，就把他们领到龙潭山上，藏进龙潭寺里。因为这儿山陡林密，人迹罕至，只有每年农历龙潭寺的香火日，才有善男信女前来拜佛，再加上小家伙们晚上扒车，白天一般不外出，行动谨慎，所以，除了洪真长老的几个知心好友外，其他人就很少知道他们的行踪了。洪真长老很喜欢孩子，有这十几个孩子作伴，他开心极了。他走南闯北，经得多，见得广，肚子里装着许多故事，一有空就讲给这些孩子听。他还到山下张屯铁匠炉打了几把大刀片和几支飞镖分给这些孩子，经常在龙潭寺里教这些孩子耍刀舞棍，传授少林武功。洪真长老不但教这些孩子练

功习武，还教这些孩子怎样爱国和做人。所以，这些孩子中的大一点的，虽然个顶个都是扒鬼子火车的能手，可是却从来不到山下偷鸡摸狗，做出一些对不起穷苦百姓的事情。天长日久，这些孩子和洪真长老结下了深厚的友情，都把洪真长老看成是自己的慈爱的老爷爷。

喜鹊帮着柱子把黑妮放在西厢房南间屋的炕上躺下以后，就又到东厢房厨房里帮着洪真长老熬汤药。汤药熬好，洪真长老让喜鹊用羹匙喂黑妮喝了，又让喜鹊端来饭菜给柱子吃。柱子的肚子正饿得“咕咕”直叫，摆在柱子面前的饭菜虽然是一碗稀溜溜的高粱米粥和一小碟咸瓜子，柱子却觉得这饭菜比有钱人吃的“八碗酒席”还强百倍。他喝了一碗高粱米粥以后，喜鹊又给他盛了一碗来。柱子一口气喝了四碗高粱米粥，喝得满头大汗。喜鹊还要给他盛，他却放下饭碗说：

“好啦，再吃，就堵脖子了。”

喜鹊这才嘻嘻地笑着，把碗筷收拾走。

柱子不放心黑妮，吃完饭以后，又到西厢房南间屋看黑妮。黑妮出汗了，晶莹的汗珠挂满额头，呼吸也平稳了。傍晚，黑妮全身退了烧，慢慢清醒过来，嘴里轻声地嘟哝着：

“太渴了！柱子哥，快弄点水给我喝呀！”

喜鹊早就熬了些小米粥等着她醒来吃呢。黑妮喝了两碗小米粥以后，就能坐起来了。她见炕前站着几个小男孩和几个小女孩，都在用友好的目光看着她，就惊诧地问：

“柱子哥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”

柱子把怎样遇见洪真长老，怎样把她背进龙潭寺，洪真

长老又怎样熬药给她吃，这前前后后经过，向她说了一遍。她感动得一双美丽的杏眼潮润了。停了片刻，她又问：

“这些小弟弟小妹妹都是谁呀？你们快上炕坐吧，站在地上怪累的。”

喜鹊坐在黑妮的身旁，亲亲热热地对黑妮说：

“我们都是些没爹没妈的孤儿。后来，洪真长老把我们收容来了。我姓李，叫喜鹊……”

尔后，她指着站在地上的小伙伴们挨个向黑妮介绍起来：“那个面皮又黑又亮，长得象座小黑塔似的小子，叫张虎子。因为他胆大心粗，脾气象炮仗，点火就炸，又姓张，大伙儿都管他叫‘小张飞’；那个长得憨头憨脑的小胖子，姓吕，名叫憨娃，因为他好睡懒觉，大伙也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‘小睡佛’；那个后脑勺留着‘万年藤’的小子和那个后脑勺扎小黄发辫的小丫头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，因为在这儿他们的年龄最小，长得又小，大伙就叫他们‘小豆豆’和‘小黄毛’……”

喜鹊“唧唧喳喳”地往下介绍着。黑妮听说这些孩子是无家可归的孤儿，想起自己和柱子也是无家可归的孤儿，心头一酸，一双杏眼又潮润了。后来，当她听了这些稀奇古怪的名字，竟忍不住“扑嗤”一声笑了起来。快嘴喜鹊当着这两个新来的小哥哥和小姐姐揭这些孩子的“老底”，这些孩本来就很难为情，又见这个小姐姐被他们的稀奇古怪的名字逗笑了，就更有些不好意思了，都红着脸跑走了。

黑妮想，洪真长老收容了这么些孤儿，对自己和柱子又这么好，一定是位心地善良的老者。她想下炕去看看洪真长

老，正好洪真长老走了进来，他急忙拦阻说：

“孩子，我来了，你不用下炕去看我了。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”

黑妮见到这位慈祥的老和尚，就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似的，两串晶莹的泪珠不禁夺眶而出。她颤声说：

“长老！多亏你救了我。我和柱子哥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。”

洪真长老安慰黑妮说：

“孩子，你们既然住进这个寺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必客气，快躺下歇息吧。”

他又给黑妮诊了下脉，说：

“孩子，再吃几付汤药，你的病就会好利索。别着急，在这儿好好养息几天。再住个把月，就是龙潭寺的香火日。等过香火日，你们赶赶热闹，再走吧。”

洪真长老走后，喜鹊守在黑妮身旁，精心照料黑妮。柱子到西厢房的北屋，和男孩子们一起休息去了。

二

黑妮吃了几付汤药，病很快就好了。由于一天三顿都能吃上饱饭，她的身子骨渐渐强壮起来，微黑的瓜子脸比过去丰满多了，而且还泛出红润润的光泽来，脸蛋上不时地浮现出一对好看的小酒窝，再加上那对又弯又长的黑眉，还有那双有着长长睫毛和闪闪有神的杏眼，把黑里泛红的瓜子脸点缀得更加好看了。她和柱子的年龄比这里的孩子都大，他们又生性聪明懂事，不论什么活计，都抢着干，他们也跟洪真

长老学少林拳。因为黑妮的父亲会武功，小时候他们跟着黑妮的父亲学了点拳术，所以现在跟洪真长老学少林拳，一点就透，还不到一个月的光景，各种武艺都超过了寺里原有的这些孩子，也成了扒车的能手。不但洪真长老喜欢他们，这里的孩子也喜欢他们，都亲切地叫他们“柱子哥”和“黑妮姐”。过去，喜鹊和虎子是这里的“小孩王”，现在，喜鹊和虎子都甘拜下风，他俩成了这里的“小孩王”了。这些孩子不但很听洪真长老的话，还很听他俩的话，他俩叫这些孩子干什么，这些孩子就干什么。

这天午前，洪真长老让柱子、黑妮带领孩子们在后院练武功，他在一旁指点着。中午吃完午饭，洪真长老又下山行医看病去了。小伙伴们都来问柱子和黑妮，今天下午干什么？

柱子征求黑妮的意见：

“你看今天下午干什么好？”

黑妮习惯地用手捻着耷拉在胸前的大长辫的辫梢，眨巴着一双乌溜溜的杏眼想了一下说：

“柱子哥，你看这样好吗？你领着大伙儿到山上拣柴禾挖野菜，我在家把洪真长老和大伙的衣裳洗洗，然后做晚饭。让小豆豆和小黄毛在寺里看门。”

铁柱说：“行。”就和喜鹊、虎子、憨娃，带领小伙伴们到山上拣柴禾和挖野菜去了。

黑妮把洪真长老和小伙伴们的换洗衣裳找出来，装进一个洗衣盆里，然后端着这盆衣裳走出龙潭寺，让小豆豆和小黄毛把寺门插上。她来到龙潭湾边，坐在一个象碾盘似的石碾上，拿起一件衣裳浸着清亮亮的湾水就搓洗起来。洗净一

件，就拧干水，放在湾边的草地上晾晒。现在的山景和他们刚来时不一样了。那时，山草和树木刚发芽，现在，树叶放大苞了，小草也都长高了，草丛中开满了各种颜色的野花，满山遍野郁郁葱葱；一群群小鸟，在湾对面的树林里“扑噜扑噜”地穿飞着，“啾啾啾”地欢唱着；湾边上，垂柳摇晃着细长翠绿的柳丝，在山风里娉娉起舞；几棵野杏树和山梨树，枝头上都挂满了粉白色和粉红色的花朵，馨香四溢，一群群小蜜蜂正在杏花和梨花丛中“嗡嗡”地飞着，忙着采蜜；几只紫燕，在湾边上衔泥，飞到寺顶盖的绿瓦檐下筑巢。蓝天、白云、青山、杏花、梨花、紫燕，还有她这个洗衣裳的少女，倒映在龙潭湾的水面上，使这个神秘莫测的龙潭湾里出现了一个神话般的新天地。黑妮一边洗衣裳，一边观赏着这一派山水风光，心里好不惬意，顿时忘记满腹忧伤和烦恼，竟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她和柱子最爱唱的一支家乡小调来：

青山高，绿水长，
青山绿水好风光。
家乡景好人更好，
遍地大豆和高粱……

可是，当她唱到下边这几句词时，不由得又想起了父母的惨死，声调立刻颤抖起来，两串泪珠从她那黑里泛红的脸腮上扑簌簌地滚落下来：

自从来了小日本，
家破人亡好凄凉。
抓壮丁，要劳工，